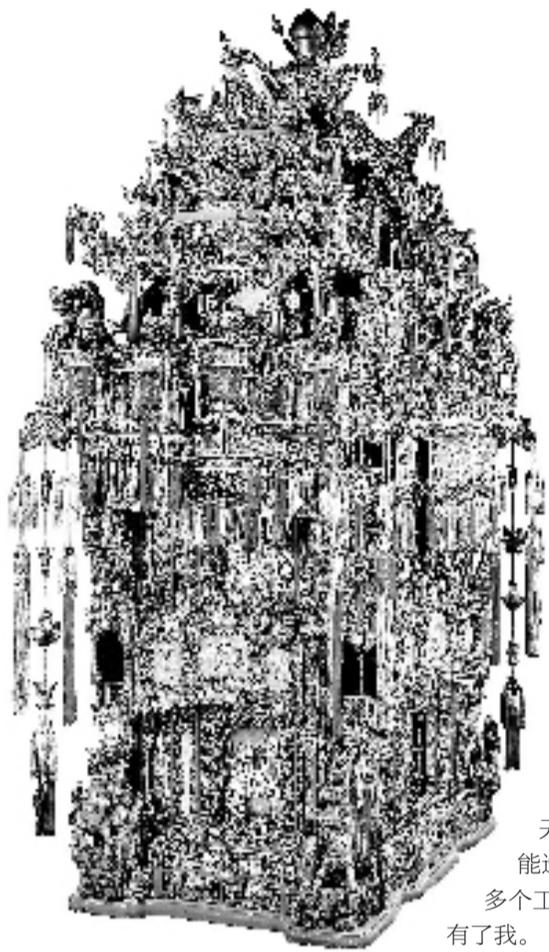


江河灿烂

「浙博搬家记」系列报道



国宝 万工轿 传奇

10余工匠耗时10年打造

豪门嫁女都要排队预约

自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闭馆3个月以来,“国宝”陆续搬家,之江新馆的开馆工作也稳步进入布展阶段。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在朋友圈中“剧透”了新馆布置现场,我们看到河姆渡文化的猪纹陶钵等人气文物已经来到新家。

除了广受期待的“浙江一万年”主题展厅外,浙博在之江新馆还将设置多个专题展览,为观众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。其中,“伊人红妆——宁绍平原的传统婚俗与嫁妆”展览基本布展完成,万工轿、千工床等文物均已就位。

7月27日,万工轿(朱金木雕宁波花轿)完成了拼装,这是浙江省博物馆“国宝”搬家过程中最复杂的一件。从4月闭展筹备搬家,到重组完成,已经过去近4个月的时间。在亚运会前,这项最豪华的花轿将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三层的“伊人红妆”展与大家见面。

我们来听听这项“国宝”轿子的自述。

先傲娇地介绍一下自己吧,我是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,名字叫朱金木雕宁波花轿,不过,人们更喜欢叫我“万工轿”。因为,要造像我这样一顶花轿,需要上万个工时。

一个工时指的是一个工匠工作一天,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至少30年才能造成。我的前主人朱老板当时请了十多个工匠师傅,总共用了十年多的时间,才有了我。

我刚刚搬进了新家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。前几天,我们的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先生就在朋友圈里“剧透”了新馆的布置现场。阔别了几个月,很快,大家又可以和我见面了。

说起搬家,每次都是够呛的。因为我太复杂了,有多复杂?举个例子,我身上一共雕了400多个人物,花鸟虫兽无数。

而且,至今,从拆下到组装,只有一个人会。她就是我的宁波老乡范佩玲,时间过得真快,她陪了我快40年了,从一个小姑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。

这四十年来,就像一场梦呵。

1 梦

“咚咚咚,锵锵锵!”仪仗队在迎亲路上大唱,“马来哉,轿来哉!王家嫂嫂抬来哉……”锣鼓铿锵。

阵仗大到把我吵醒了——原来是个梦。但是怎么还有热闹声?回神一看,身边的泥人仪仗队各个喜气洋洋,和梦里一样唱着送亲民歌。什么事情这么兴奋?

我迷迷糊糊地望着他们,排头引路的值堂直冲我喊:要起轿咯!

我听了半天才明白,原来,我们要搬家去之江了。搬家?

算起来,仪仗队的朋友们自从被捏出来之后,就一直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武林馆区,还没有离开过。他们不知怎么获得了搬家的消息,这下真的模拟起送亲的场面,民乐、西乐和吆喝声响个不停。

而我作为一百多岁的顶级花轿,见的世面多些,不过搬个家嘛——当然很激动啦!

虽然老胳膊老腿静养为好,但是我们花轿天生爱热闹。想当年我在送嫁的时候,那是何等风光!十里红妆,万人空巷……

2 新娘

对,就像我刚刚做的梦那样,我经常梦见我第一次送嫁的场面,坐在轿椅上的新娘,正是虞家的大小姐,虞涵湛。

她呀,本来是不乐意出嫁的。她父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商界大亨虞洽卿,人称“活财神”,后来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,他给时年15岁的女儿安排了一场豪门联姻,让她嫁给“中国实业之父”盛宣怀的孙子盛冠中。没有感情基础的联姻,虞涵湛自然不高兴,但父命难违,只得遵从。

可当她看到我的时候,两眼放了光。

我们宁波花轿,都是金漆木雕,朱漆铺底,远远望来金碧辉煌,说是轿子,不如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更何况我这样首屈一指的花轿,只轿顶就有多重

楼阁设计,四周朱金木雕层层装饰,还装点有金银彩绣、彩色流苏、玻璃绘画等各色工艺,可是比皇后坐的凤辇还要豪华。

我听说,一名宁波女子曾救过宋高宗的命,所以宋高宗登基后许诺“浙东女子皆封王”:出嫁的时候可以穿戴凤冠霞帔,乘坐龙凤花轿。从那时起,宁波新娘出嫁坐花轿的民风就被保留下来,花轿也越来越考究,足以媲美皇室。

宁波花轿分头等、二等、三等,我是头等轿中的佼佼者,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花轿。这排面,大小姐很难不心动。

出嫁当天,我载着她出尽了风头,她虽然被藏在轿里面,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,顶级花轿配上红妆十里,喜乐响了半城,上海商界的大人物都来道贺,虞家风光极了。

虞小姐一路攥着椅子扶手,很得意。坊间都说,新娘坐在花轿里面不能移动,否则就会改嫁。她是不管这些的,后来竟果然和盛冠中离了婚,这就是另一桩旧事了。

3 一万工

要说虞涵湛怎么有资格第一个坐上来,还是因为她父亲虞洽卿。要不是有虞财神,我就要难产被废弃掉,更别提现在还能好气色地住在博物馆里。

我的老家是宁波,但是我生在上海。

我原本的主人是宁波来的朱家兄弟,他们在上海开了家“聚成号”彩结贯器店(相当于现在的婚庆公司)。宁波婚俗有名,上海有百来号这样的彩结贯器店,不少都是宁波老板。20世纪初的时候,“聚成号”在沪城排行老二,朱全来就想着要造一顶最好的“万工轿”以跻身行业榜首。

于是就有了我。

但是收尾的时候,朱老板没钱了,发不出工钱,眼看我就要烂尾。这时候朱老板想起来:“阿德哥要嫁女儿了(虞洽卿原名虞和德,江湖上译名阿德哥)。”他就跑去求这“活财神”帮忙,请他提前预支定金,答应让他女儿第一个坐着我风光出嫁。阿德哥很爽快答应了,还又筹了些钱,让我顺利诞生,也顺利载着他女儿去了盛家。

这上万工时主要就花在了朱金木雕的花板上。我身上一共雕了400多个人物,花鸟虫兽无数,有24只凤凰、38条龙、54只仙鹤、37对喜鹊、46双狮子和124处石榴子、18组梅鹊图等等。另外还有天官赐福、麒麟送子、魁星点状元、独占鳌头、八仙过海、苏武牧羊、金兀术等吉祥主题或者历史人物,以及《浣纱记》、《天水关》、《辛亥骥》、《铁弓缘》、《绣襦记》等十多部古典名剧片断,老戏迷都喜欢在我身上找曲儿“听”。

因为人物众多,我也被称为“百子轿”。最大的人物有十几公分高,而最小的只有1.4厘米大,就是麒麟送子中的那个小孩子。

“三分雕,七分漆”,除了雕工外,木漆工的修磨、刮填、上彩、贴金、描花等工艺也尤为讲究。

而且啊,工匠们在这些人物的底下还做了活扣的设计,我一走,戏台上会一边演起戏来。大大小小的人儿随着节奏左右晃动,十多部戏曲就同时上演。

后来人们介绍我,都说我像劳斯莱斯。我没见过,恐怕劳斯莱斯也比不上我。喏,我就听有人说过:“光雕刻就花了三年,贴金箔花了十两黄金。花轿做成之后,使用一次的租金是200大洋,比现在结婚租一辆劳斯莱斯做主婚车还要贵。”

本刊
刘三

